

人

感觉的纪录

GANJUE DE JILU

书海浮槎文丛



萧乾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感觉的 余味

萧

乾

书海浮槎文丛

顾问：巴金、冰心
季羡林、萧乾

主编：戴文葆

执行主编：傅光明

湖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黄楚芳

**装帧设计：李卫平
陈巽如**

**版式设计：李卫平
朱永红**

感觉的纪录

萧乾 著

任海灯 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南路 78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98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092 1/32 印张：9.5 插页：3

字数：172000 印数：1—6000

ISBN 7—5438—1665—2

I·217 定价：14.80 元

书中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董 珊

总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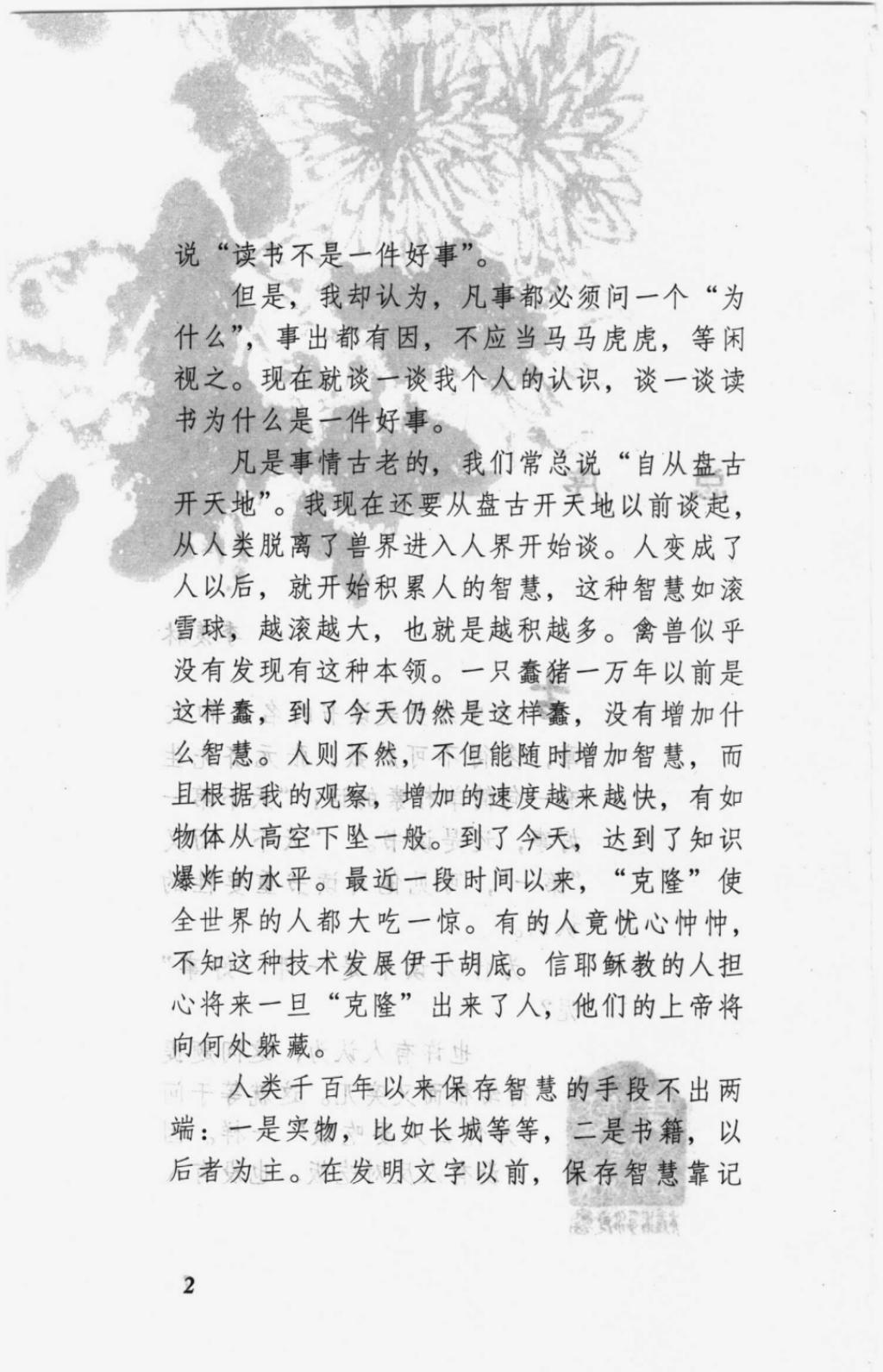
季羨林

古 今中外赞美读书的名人和文章，多得不可胜数。张元济先生有一句简单朴素的话：“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天下”而又“第一”，可见他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

为什么读书是一件“好事”呢？

也许有人认为，这问题提得幼稚而又突兀。这就等于问“为什么人要吃饭”一样。因为没有人反对吃饭，也没有人





说“读书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却认为，凡事都必须问一个“为什么”，事出都有因，不应当马马虎虎，等闲视之。现在就谈一谈我个人的认识，谈一谈读书为什么是一件好事。

凡是事情古老的，我们常总说“自从盘古开天地”。我现在还要从盘古开天地以前谈起，从人类脱离了兽界进入人界开始谈。人变成了人以后，就开始积累人的智慧，这种智慧如滚雪球，越滚越大，也就是越积越多。禽兽似乎没有发现有这种本领。一只蠢猪一万年以前是这样蠢，到了今天仍然是这样蠢，没有增加什么智慧。人则不然，不但能随时增加智慧，而且根据我的观察，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有如物体从高空下坠一般。到了今天，达到了知识爆炸的水平。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克隆”使全世界的人都大吃一惊。有的人竟忧心忡忡，不知这种技术发展伊于胡底。信耶稣教的人担心将来一旦“克隆”出来了人，他们的上帝将向何处躲藏。

人类千百年以来保存智慧的手段不出两端：一是实物，比如长城等等，二是书籍，以后者为主。在发明文字以前，保存智慧靠记

忆；文字发明了以后，则使用书籍，把脑海里记忆的东西搬出来，搬到纸上，就形成了书籍，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宝库。后一代的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靠的就是能读书又能写书的本领。我常常想，人类向前发展，有如接力赛跑，第一代人跑第一棒；第二代人接过棒来，跑第二棒；及至第三棒，第四棒，永远跑下去，永无穷尽，这样智慧的传承也永无穷尽，这样的传承靠的主要就是书，书是事关人类智慧传承的大事，这样一来，读书不是“天下第一好事”又是什么呢？

但是，话又说了回来，中国历代都有“读书无用论”的说法。读书的知识分子，古代通称之为“秀才”，常常成为取笑的对象，比如说什么“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是取笑秀才的无能。这话不无道理。在古代——请注意，我说的是“在古代”，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了——造反而成功者几乎都是不识字的痞子流氓，中国历史上两个马上皇帝，开国“英主”，刘邦和朱元璋，都属此类。诗人只有慨叹“可惜刘项不读书”。“秀才”最多也只有成为这一

批地痞流氓的“帮忙”或者“帮闲”。帮不上的就只好慨叹“儒冠多误身”了。

但是，话还要再说回来，中国悠久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是这一批地痞流氓，还是“秀才”？答案皎如天日。这一批“读书无用论”的现身“说法”者的“高祖”、“太祖”之类，除了镇压人民剥削人民之外，只给后代留下了什么陵之类，供今天搞旅游的人赚钱而已。他们对我们国家毫无贡献可言。

总而言之，“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现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一套《书海浮槎》，实在也是天下一件“好事”。因此，我十分乐意为这一套书写这样一篇短序。

“甫瞻升民国中，亲闻丁敬文讲，晏卧
函舟古，于长流城南讲学。时新立1997.4.8
或出，暮枕船篷深衣孤带，‘十表’成立林
十表美难呈，‘夷不平三’，及而十表’之十表
，竟无能——升古事，虽曾不振社。惟天祐
，同不至常乐也。天今，‘升古事’是附的葬
，于秦始皇治下蒙蔽于秦始皇而死——
“王英”固于，帝皇生一个阳土皮浪国中，非
但，列微言只入长。类曲高雅，韩元末咏歌
，一丘风起首只出毫端“木表”。“牛粪不取板荆



全》。柏葉題作《柏葉歌》。《詩經》有《召南·鵲巢》篇，謂全十、文入下句，蓋出《召南》之《鵲巢》。

其事。其事。其事。其事。其事。其事。其事。其事。其事。其事。

序。墨一真莫丁書於廣州。時歲在己卯。

了大譯者，前鄭惠芳文《珠公子》卷之二“羊

为小说家和散文家的萧乾，他的平生第一本书却是《书评研究》，那是他在燕京大学时的毕业论文，1935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后从未再版而一过，这当然主要因为中国读书界向来不

“大重视书评，而且，专事书评写作的人
并不多，更很少有人去研究它。”

萧乾在他主编《大公报·文艺》的时候，常常在日子里，为书评声嘶力竭地呐喊过，自己也是实干家，还组织起一支高水准的书评队伍，有杨刚、宗珏、常风、李影心、刘荣恩等，积极提倡书评、鼓吹书评。到上海以后，他除坚持保持书评专栏外，还编了几个

感
白
金
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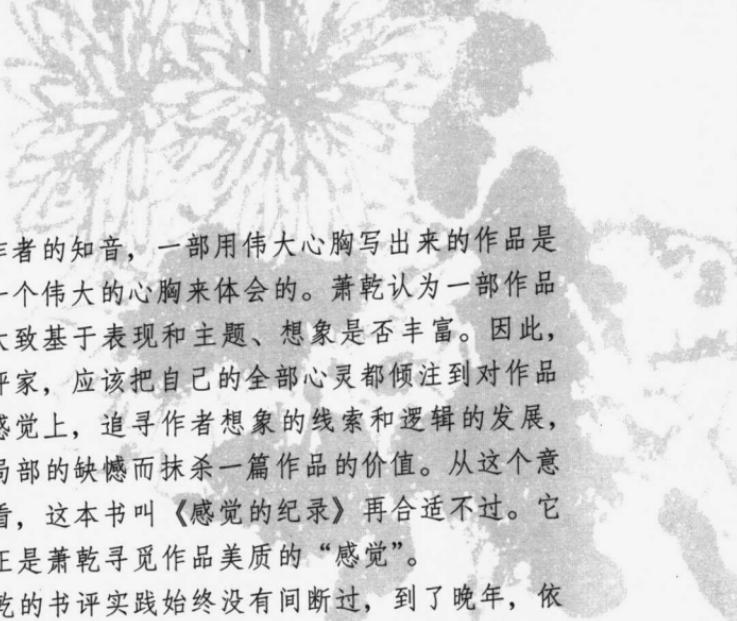
精忠堂藏書

讨论书评的特辑，对曹禺的《日出》和孙毓棠的《宝马》都组织过集评，茅盾、巴金、沈从文、叶圣陶、朱光潜等都为此写了评论。

萧乾在《大公报》编发过几十篇书评。书出得越多，越需要书评家来响导。其实他对书评的要求很简单，只要客观的评价，评什么，话不必多，但要见棱见角，不能模棱两可，让读者看了莫衷一是。随着“八一三”的轰炸，《大公报》文艺版取消，萧乾失了业，书评便无家可归了。

到了 80 年代，对于如何写起《书评研究》，萧乾说：“距今五十多个春秋，也即是 1934 到 1935 年，我忽然心血来潮，对书评感起兴趣。恰好那时我正需要有一篇毕业论文。身在新闻系而心在文学系的我，就找了个跨在两系之间的边缘题目：书评研究。开头，我挑上它还只不过是为了过关。可是钻进去之后，我发现它不仅仅是报刊上偶尔设置的一个栏目，而是现代文化这巨厦一根不可或缺的梁柱。”

萧乾一向以为，书评家当然不能只充当别人思想的附庸，也应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家，不为众多的批评派别和方法所左右，要按照自己的性格写书评。其实，无论哪一派的哪一种方法，都必须在冷静的裁判之上，加上动人的文字和独创的思想。批评者应该是寻觅作品美质的“心灵的探险者”，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审美态度以及如何去审美，是体验美的关键。真正有血有肉的美。必须以有机的完整的心情去鉴赏。评



者应是作者的知音，一部用伟大心胸写出来的作品是需要另一个伟大的心胸来体会的。萧乾认为一部作品的成败大致基于表现和主题、想象是否丰富。因此，好的书评家，应该把自己的全部心灵都倾注到对作品表现的感觉上，追寻作者想象的线索和逻辑的发展，永不因局部的缺憾而抹杀一篇作品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本书叫《感觉的纪录》再合适不过。它记录的正是萧乾寻觅作品美质的“感觉”。

萧乾的书评实践始终没有间断过，到了晚年，依旧不忘看了好的书便把自己的思考、体悟记录下来，也是自己思想的一个脉流。它们大都不长，语言朴实无华，写来舒缓悠然，具有一种冲淡处见神奇的深刻意蕴。

傅光明

1997.3.5

目 录

1	总序 季羨林
1	序 (傅光明)
1	奥尼尔及其《白朗大神》
11	评《虫蚀三部曲》
21	评《青的花》
27	我与文学
36	评《出奔》
44	《财狂》之演出
50	《人生采访》前记
54	《创作四试》前记
65	《珍珠米》序
68	《虾球传》的启示
79	《王谢堂前的燕子》读后感
90	义气·骨气·才气

94	易卜生的《培尔·金特》
106	《杨刚文集》编后记
120	《京华人物》序
122	观《风雪夜归人》有感
125	《叛女》序
130	新作偶议： 一、《春儿姑娘》 二、石萍为什么会变成这种人 三、看了《夏天的经历》之后 四、看《运河人》想到的 五、聂华苓的历史感
143	一叶之春
151	读《贞女》致古华同志信
159	《小说创作十戒》是一本好书
162	热爱台湾的龙应台

167	龙应台的心路
173	龙应台论诺贝尔文学奖
178	读《浮躁》
181	关于书
189	漫谈文学
192	关于“京派”小说的探讨
197	中西文化又一交叉点
203	悼好洋姑爷：保罗·安格尔
209	《围城》的启示
212	受之有愧的殊荣
216	一代的反思
222	自己人的话
225	我们为什么翻译《尤利西斯》
229	读长篇小说《战争和人》
233	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长卷

239	半个世纪的丰收
242	补上《尤利西斯》这个空白
247	从竹林的《女巫》读起
251	重读巴金《随想录》有感
253	读《丝路三千里》
256	《尤利西斯》：世纪初的呐喊
261	特级“档案馆”一瞥
264	感觉的纪录
271	《世界短篇小说名作精选》序
277	译书并无专利同行也非冤家
282	一部惊心动魄的血泪史
286	台湾有家夫妻店
290	评《死亡默想》



奥尼尔及其《白朗大神》

美国在许多事上都比欧洲大陆来得肤浅些。它缺乏日耳曼人的深邃，缺乏英国人的沉毅，因此，它也没有巴尔扎克囊括人间的巨著《人间喜剧》。在人道主义热情上，也远逊于斯拉夫民族。印在一般人们心目中的美国文学是浮躁，是诡奇，正如好莱坞制造的那些影片。辛克莱风头够健了，但说他是个善于采访有笔力的新闻记者也许更恰当些。据说在这富有的国度里，诗每首行市有时只有一元，幽默一则逢上好运却可以卖到几十块，像新近坠机的罗杰士还不止此。谁的书能凭热闹抓住多数读者，便将受封为年中

感
白
金

的“畅销书”。于是，出版家大吹大擂，肩着文艺沿街叫卖。多少名字在美利坚大陆上叫得震响，却不得渡过大西洋彼岸，泅不上几里便多为世界文艺主潮压沉了。年年这富有国度里的出版家把千百万金元倾入印书机中，但金钱的数目总难使这些名字远渡重洋。在有限的几个作家中间，其中有一个年纪轻轻，不懂规矩的美国作者，竟一气跨过大西洋，傲慢地步入伦敦城，傲慢地闯进大陆剧场。一向鄙视美国的不列颠人竟也承认这人的著作是安格罗撒克逊文艺的光荣了，这人后来还跨过太平洋。他的《琼斯皇帝》（洪深译，载《文学》翻译专号。）和《天际线外》都曾在中国公演过。如果一个人还知道美国也有戏剧，那占九成是尤金·奥尼尔的了。

许多人成为戏剧家是偶然的，奥尼尔却似乎是当然的。他真会挑，他挑的是一对戏子父母。杰姆士，他爹，当时是演莎翁剧的一个高手。奥尼尔落生后最初7年，便像个小傻子般地被他父母带着南北奔波，过着十足的戏子流浪生涯。但那以后，他却在很长的时期中与戏剧绝了缘。上了6年天主教学堂，1906年，刚进普林斯顿大学不到一年就因闹别扭，被停了学。正规的学院生活把他关在门外。他当了一年函购售品所的书记。像《天际线外》里所描述的航行者，他对海发生了热恋。抱着异样的梦，他随了一批掘金队乘着一只挪威轮船去阿根廷了。他成天在甲板上溜达，和水手们胡调。他学会了他们的语言，呼吸了他